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十七

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謄錄監生臣黃煒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敬祖考

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若水通曰此豫卦象辭言聖人體豫之功用也殷盛也豫卦震在坤上有雷出地奮之象雷出地則萬物忻育故有和樂之意先王體之以作樂崇德其德

盛者其樂盛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樂主和也
陽也氣也達陽和之氣於上帝以祖考配天所以通
其誠敬也宜乎上帝時歆祖考來格矣聖人體豫之
功用大矣哉然究其本必聖人和德於中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方今國家百有六
十餘年聖明御極致治中興處豫之時夙夜奮勵制
禮作樂以盡保豫之道此其時矣臣不勝顙望之至
萃豕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臣若水通曰此明萃卦彖王假有廟之旨也假至也致孝享者即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也夫祖考之於子孫一氣也固無時而不聚也王必假于有廟者何蓋祖考之精神雖在於廟而實通乎吾身也故王者當萃之時必假有廟以致孝享則吾身之精神以在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以吾身而聚庶幾幽明感格百順攸聚萃之道莫大於此矣雖然仁孝之心豈必假廟而後聚哉故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

為能享親蓋養之于素爾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臣若水通曰此渙卦象辭言聖人濟渙之道也夫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聖人體之以濟渙固各有道矣而必先之以享帝立廟者何蓋萬物本乎上帝人本乎祖考上帝之與萬物祖考之與子孫其氣一故其精神一也然其分則殊故不能不散渙苟非有以聚之二者一渙天人間矣故先王濟渙必先之以此享

于郊以聚上帝之精神祭于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故
天神人鬼散而有合而萬物生生不息矣濟渙之道
其至矣哉雖然必仁孝誠敬之至者方可以語此否
則中心無合一之理而欲為合渙之文其何以能濟
渙乎

書周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言武王克商祭告于祖廟也邦
甸侯衛皆諸侯之國駿疾也武王癸巳克商丁未即

率諸侯執豆邊駿奔走以祭告于祖廟所以致孝享
萃人心崇大化之本者莫盛於此舉矣武王之心豈
有他哉孝思一念自有不容已爾此武王之所以為
達孝也然則有天下者思祖宗功德之盛報本追遠
之禮可不重與

周書罔命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穆王命伯冏之辭也穆王始以弗德嗣先人丕后有夙夜危厲之誠繼欲羣臣匡輔格非以紹先烈夫穆王望伯冏以輔已德然必以先人先烈為言者蓋已德之進否有係於祖考之隆替一時尊祖敬宗之心惻然若不自遑矣卒之巡遊無度勞民傷財敗先王成憲何其言行先後之不類也嗚呼人心惟危可不畏哉

詩大雅思齊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臣若水通曰此詩以詠歌文王之德此曰惠于宗公
罔時怨恫者以言其德能格乎祖考也惠順也宗公
宗廟先公也恫痛也蓋周之先王皆有盛德使文王
厥德弗修弗克肖于先王則冥冥之中不免有怨痛
矣惟文王之德克順其心無怨無恫所謂惟孝子為
能享親者此也肆我祖宗聖德在天正惟聖明聿修
厥德以慰在天之心萬世幸甚

大雅江漢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臣若水通曰此詩宣王策命召虎之辭也夫爵人必於宗廟者何也尊祖也尊祖故不敢專事死如事生也故夫人子之於親生也出入必告有事必告孝敬之至也況山川爵土皆祖宗功德之所在乃專以與人而不告豈事死如生之禮與故召虎平夷之功錫之山川土田宜矣而必告于文人宣王其知敬祖者歟中興周道固其宜矣後世乃有挾其私恩專封爵

邑而不告于祖者其為不敬祖考孰甚焉

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蓋言其
法典安民而知其必享也儀式刑皆法也典即其禮
樂制度所以致治于天下者皆是也靖安也法典致
治何以知其必享也蓋願其子孫之法成憲以致治
者祖考之心也苟弗念厥紹顛覆典刑則神靈方且
怨憤之矣安能享其祭乎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則法祖之道備矣孝子之心盡矣不待祭而
已享矣故以是知孝子仁人之所以敬其祖考者固
不專於祭享而在於遵成憲以致治爾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有六年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

臣若水通曰此春秋書魯文公始廢告朔之禮也夫
告朔之禮行于祖廟所以重正朔尊祖考萃人心勤
政事一舉而衆善集焉魯之先公嗣而行之無敢廢

者至于文公六年閏不告朔已有不視朔之漸矣十有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其尊祖之心已蕩然矣故春秋兩書其事以著此禮之廢實始于此而文公不得辭其無上慢祖之罪矣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臣若水通曰宗廟者祖之神所在而齊牛又為祭祖而備者也國君苟存孝敬之心則見齊牛過宗廟敬祖之念油然而生矣其式而下之蓋出於敬祖之誠而不

能已也夫敬其祖以及其牛孝敬之至也後之國君
過祀事而不敬者慢祖孰甚焉

禮器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
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
之也

臣若水通曰贊助也制祭謂絕肺也盎者盛肺之器
也牲熟體也太廟之事惟一敬而已矣君親牽牲大

夫幣以從所以迎牲也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所以祭肺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所以薦熟也夫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凡在廟者罔不洞洞乎其敬之淵深也屬屬乎其忠之始終無間也惟敬以忠勿勿乎於恍惚幽密之中而欲其神之饗之也是敬也從之者夫人也卿大夫也而主之者君也故牲曰親牽祭曰親制體曰親割所謂自致者也夫然後為敬之至也大傳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
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
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臣若水通曰宗謂宗子言為祭祀之所宗也此記大
傳明王者親親之效大也親親何以尊祖祖者親之
所出也尊祖何以敬宗宗者祖之統也敬宗何以能
收族族者宗之屬也收族何以嚴宗廟人心萃故宗
廟肅也宗廟嚴何以為重社稷社稷受之宗廟者也

重社稷何以愛百姓百姓社稷之本也愛百姓刑罰
何以中也庶民何以安也財用何以足也百志何以
成也禮俗何以刑也和樂何以起也蓋樂生於禮禮
形于志志集于用用足于民安民安于法平法平于
仁民仁民達于親親故一親親而尊祖也敬宗也收
族也嚴宗廟也重社稷也愛百姓也平刑罰也足財
用成百志興禮樂也而百順萃焉此之謂理一分殊
物我兩盡先王繼志述事之大者莫過於此矣伏惟

聖明體乾父坤母之心萬物一體之念以承祖宗休德以廣先王達孝萬世幸甚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臣若水通曰此言祖祭之禮之義建國封諸侯也置邦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廟宗廟也祧祧主廟也築土曰壇除土曰墠親疏昭穆祖考也多少七五三二廟數也親而徹倫而有別先王仁孝

之心其達乎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
皆月祭之遠廟為祧若周之文武四時祭之由是去
祧為壇去壇為墠禱則祭之去墠曰鬼不之祭矣諸
侯五廟考祖曾祖月祭之高祖始祖四時祭之去祖
為壇去壇為墠禱斯為祭去墠不祭矣大夫三廟考
祖曾祖四時祭之高祖始祖禱則為壇祭之去壇已
矣適士二廟考祖已矣曾祖則禱于壇官師一廟祀
考也而祖同焉去壇已矣庶士庶人薦于寢死不祭

矣嗚呼茲隆殺之別而親親之徹也茲先王仁孝之達也是故諸侯而上於親有加焉所以致崇尊也大夫以下於親漸減焉所以卑卑而致崇尊也故祭于壇墠附于廟寢而天下無不祭之四親夫是之謂隆殺之別親親之徹知親親之義而上下達矣上下達而仁孝同祖祭之禮根乎一心推之準而達之治也不亦大乎不明祖祭之禮而能治天下者鮮矣

祭法王立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

一壇一墠曰考廟

考成也父有成

已之德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皇大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

祖考廟始祖也此五者與文武不遷合為七也皆月祭之每月一祭也遠廟為

祧孔氏曰謂文武在祧以功德不祧也有二祧享嘗乃止二祧即文武也文武以功德特

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去者離遠之義遠祖藏於祧廟又於廟外為壇遠祖之父則離於壇

則為墠禱祀也當祭時則出而祭之若又遠則去墠為鬼而不祭矣諸侯立五廟一壇

一墠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皆月祭之

顯考廟高祖也祖考廟始祖也享嘗乃止止享嘗不月祭也去祖為

壇

自祖之上無廟止為壇

去壇為壇

祖之父以上又無壇止為壇耳

壇壇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

高祖父祖寄太祖之廟至祭時則出而祭於壇壇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

不月祭也

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

曾祖也

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

共祭考廟

去王考

曾祖也

為鬼

曾祖以上就廟薦之而已

庶士庶人無廟

薦於寢

死曰鬼

臣若水通曰此祭法之文或者疑焉其秦漢之間之傳乎祭者何繼養也則凡四代之親無不養也然而有差矣夫祭者服之推四代之親無不服則亦無不祭也然而有差矣故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宜得祭四親焉何也其親同故其繼養與服之者同也然而廟制則有差矣故王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而寢其分殊也分雖殊而心則一也盡分者禮也盡心者孝也故禮曰祖考同廟

由是觀之則天子諸侯分得為之則異廟大夫以下至官師分不得為之則同廟禮也然則貴賤無不祭之親而其孝同矣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得為而不為謂之慢不得為而為謂之瀆瀆與慢皆弗敬也弗敬神弗享故人之於親多不盡分者豈惟不及者之罪過猶不及

祭義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所由生繼養也已食之則時思之矣時思之則時養之矣是故天時感之而祭祀之禮舉焉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其心一也夫君子之心無時而忘其親也何待天時之履而後感哉蓋曰時之變也則感焉而後祭因之起非謂至此而後思者也是故禴于春則祀于夏可知矣嘗于秋則烝于冬可知矣四時之祭合諸天道而吾之思見焉然存之

乎心者則無時而或忘也嗚呼思者祭之本也無思則無祭彼夫儀文之托而思或怠焉者其殆生事之踈而繼養之衰歟可悲已矣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若水通曰致齊者散齊後三日之齊也內謂齊所也散齊者致齊前七日之戒不飲酒茹葷也外未就齊所也齊之日凡親之身所當思者無或忘焉內外致一齊之至也見所為齊思之至也是則敬之始也出入周還必有見聞乎聲容歎息者祭如在也敬之至也是故先王之孝致其追念之愛則聲色志欲不

忘而存焉致其想見之慤則聲容歎息不微而著焉
然而慤也者愛之所為也著也者存之所為也愛則
慤存則著愛慤無二心存著無二事是故孝子之敬
貫始終而一之者也生則敬養盡吾愛也死則敬享
繼吾養也思終身弗辱焉終已之身也敬之至也然
則人子事親之道可一言而盡者其敬乎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忌日親亡日也人子於此念親之終如

喪親之日焉哀之至也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歟

又曰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文王孔子之孝其堯舜之道乎夫聖人人倫之至萬世帝王之則也伏惟我聖明以是為則日省于心而擴充之則文王

孔子之孝在我而堯舜之道盡人倫之至可建極於天下矣

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臣若水通曰夫祭有三備焉豫事者禮儀之習所以脩禮也具物者器物之陳所以脩養也中虛者齊莊靜一清明在躬所以脩心交于神也三者備而后能享合外內之道也

祭義曰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
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
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
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
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臣若水通曰當祭之時致享之道不可少有不慎焉
宮室牆屋百物所以慎之於物也夫婦齊戒所以慎
之於心也沐浴盛服所以慎之於體也洞洞屬屬所

以慎之於誠也弗勝如失所以慎之於貌也百官承
進所以慎之於嚴事也諭其志意所以慎之於祝告
以孝也恍惚與交欲饗所以慎之於致養也夫是之
謂備孝不如是不可以享夫禍莫大於不享矣是故
孝子之心一以貫之故曰備孝之道也

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
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
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

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諸侯之耕王后夫人之蠶者何也以祭祀也凡已之身天地父母之身也故竭身以事之所以致誠信也粢盛之薦冕服之飾所以交于神明者而莫或親之則不能身致其誠信而達敬於神明則夫唯物之具豈交神之道乎夫何後世雖有耕蠶之禮或視為故事草草應文而誠信莫存為之臣

者諂媚以從而不知養其君誠敬之心天地神明其
可罔乎噫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饗乎此可
以鑒戒矣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神器

裸

以瓚酌鬱鬯酒灌地降神也

尸大宗

或夫人有故大宗攝之

執璋瓚亞裸

璋

為瓚柄酌鬱鬯酒以降神

及迎牲君執紼

牽牲者

卿大夫從士執芻

藁

殺牲時

宗婦

同宗婦

執盞從夫人薦泚水

明水也盞齊羞清和以清酒泚

之謂之泚酌泚即盞

君執鸞刀羞齊

一朝踐之時取肝以骨貫之入室燎

於爐灰出薦之一饋熟之時君執鸞刀割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奠于俎上尸齊之

夫人薦豆

此之謂夫婦親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兼祭象陰陽之行乎變化也兼祭則兼致其齊兼齊則兼執其事是故親執則鸞刀羞齊不敢以假者不敢以尊處也親薦則泚水則豆不敢以假者不敢以貴加也親莫大焉恩莫重焉君夫

人雖尊且貴亦不過夫人之子之婦焉爾父子之道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豈尊貴之所能敵哉嗚呼此
義不明先王之孝不盡傳于天下也久矣語以子弟
之職則若耻其卑賤而失其尊崇之勢者為是心者
豈以父子之道之在天下也有二乎哉可以深思矣
周禮天官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
服

臣若水通曰中春蠶桑盛時也北郊陰方且潔地也

以時蠶桑于此以為祭服必后帥命婦親為之者禮
曰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是也敬祖考之
至矣

春官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臣若水通曰曰肆曰獻曰裸者五年之禘曰饋食者
三年之祫夫禘之以五年而又祫之以三年其義周
矣而四時之享獨非仁人孝子之心歟故祠者祠也

春物初生以祠為主故以祠而享乎先王禴者薄也
夏物未成其意尚薄故以禴而享乎先王嘗者食也
秋物漸成其味可食故以嘗而享乎先王烝者衆也
冬物畢藏可陳者衆故以烝而享乎先王是故四時
之享異而孝子之誠一也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
於此

漢靈帝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
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

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古不墓祭未備禮也古者不封不樹何墓祭之有然而仁人孝子之心怵惕淒愴之情其能已乎故親之始死則憑戶而哭之歛則憑棺而哭之葬則就墓而求焉凡出於孝心之誠而已此墓祭之所由起乎靈帝昏弱之主也原陵之上其良心之不能已矣向使由此念而擴充之則仁孝不可勝用保

其社稷以光于四海豈至亂與亡哉傳曰不能充之
不足以保妻子

晉武帝泰始二年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
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後羣
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
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
也四年三月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詔曰
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不

已乃許之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要皆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也後世帝王不能遠追先王之禮而徒藉口於漢文之陋食稻衣錦於心安乎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謂非仁孝之發不可也而有司庸劣顧乃蹈常安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悲乎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太子體

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臣若水通曰孝也者人之良心真切者也昭明喪母水漿不入孝心篤矣使有伊周為之師傳舉先王養太子之道則商之太甲周之成王可為也惜乎一時之臣無以將順之而徒區區於文藝之末也雖然元服既加之後懿德彰聞卒之日朝野惋愕男女垂泣嗚呼使天永其年國祚其可量哉

國朝洪武六年祖訓錄成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

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以時
觀省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
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
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
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
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
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

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爾若一代定法具存不可輕改故荒墜祖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臣若水通曰書云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我皇祖祖訓之著即大禹之典則乎皇祖應天順人肇造鴻業大經大法可以萬世行之而無弊尤慮世遠紛更乃以心思之微著為一書以垂訓後昆誠一代之定法也嗣皇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

守之可以長保富貴然欲法祖在於修德也德修即
能敬守祖法聿追來孝矣

格物通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畏民上

易屯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陽為貴陰為賤初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如是則羣陰歸從之以濟屯難故有大得民之象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君下視其民而不恤民斯遠矣以貴下賤近民之謂也

故上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矣非畏民之君
其能然乎

虞書大禹謨帝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命大禹之言元后大君也欽
敬慎謹也可願謂人心所可願欲之事謂善也終絕
也舜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

戴是君誠可愛也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是民尤可畏也其可以不敬乎人君當謹其所居之地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夫君之與民義雖相須而

民尤為重不可不畏也人君知其可畏則能保其可愛否則可愛者不足恃矣夫禹以大聖帝舜所以戒之者如此況後世之君其可恃尊位以忽民哉

虞書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陳謨於舜欲其敬民也威古文作畏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天也下民也敬者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者謂人君也臯陶言所謂

天之聰明者非別有他視聽也即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聰明所謂天之明畏者非別有他好惡也即民之好惡便是天之明畏所以然者蓋由天人同氣上下一理通達流行更不分別故記亦曰人者天地之心民心所存即天心之所在故忽乎民即慢乎天也民若可忽也天顧可慢乎有天下民社之寄者可不知所以敬乎民而敬乎天哉我朝戒石之詞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亦有見於此矣伏願聖明體臯陶之

言鑒祖宗之戒敬畏小民以承天心幸甚

夏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

臣若水通曰此五子述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殊分以情而言則一體相須故勢疎則離離則下情親則合合則近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其可以下之乎夫惟其勢之不侔故難親而易疎惟其情之相須

故可親而不可踈親則民心歸歸則共戴而為人主
踈則民心離離則孤立而為匹夫矣故曰民惟邦本
譬如草木必先有根而後有榦而後有枝葉詩曰顛
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此之謂也周書曰畏于民皀為人主者可不存畏
民之心乎

夏書五子之歌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若水通曰此亦五子歌以警太康之語予五子自稱以寓警太康一能勝予者謂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皆可以勝我也三失者言所失者衆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者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朽索而馭六馬以喻其民心之難收為可畏之甚也愚夫愚婦人君孰不以為可圖

也然得其心則得天下失其心則失天下故黎民咸
貳太康之所以失位也一能勝予之言豈不可驗且
民心之怨其上敢怒而不敢言豈待其昭著而後知
之能於事幾未形之時圖之則能銷其變亂於未然
若其已成則噬臍何及雖悔何追君人者可不敬畏
之哉五子此言最為迫切哀痛萬世君人者所宜深
玩猛省也

商書太甲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后君也胥匡相正也辟君也言民非君則強凌弱衆暴寡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孤立於上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又不可無民君民一體相須如此為人君者可以不敬其民乎

商書太甲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民順之則向逆之則背何有常懷惟有仁者則懷之蓋仁者心

之生理與物同體痛癢相關得乎民心故民懷之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為人君者可不體仁以懷天下
之民哉

周書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矜憐也言天矜憐
於民凡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如民好善天則福其善
民惡淫天則禍其淫故民欲亡紂則天意去商也必
矣是故明君不畏方張之強敵而畏大可見之民心

民心即天地之心也其可忽乎

周書康誥惻癯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人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告康叔之言最切於君道夫人主不愛其民皆由視民與吾身有形骸之隔故痛癢不相關苟能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則將無所不用其愛矣此大君宗子之責聖人一體之仁誠不可以不敬也又言天命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

情雖大可見而小民寢為難保若如惘惘乃身則誠
矣將見難保之民可保而可畏之天命亦輔之矣盡
心云者如上文惘惘乃身至誠惻怛而無一毫虛假
之謂自安則不便於民好逸豫則有妨於政凡此皆
不能盡心故又繼之曰無康好逸豫為人君者先戒
逸豫然後能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視民如傷能視民
如傷然後能保難保之民而天命歸之矣可不加之
意乎

詩唐風揚之水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見民情之向背不常可畏也桓叔將以傾晉晉人作詩興起揚之水而言我亦聞其有命而不敢以告人也何哉蓋以晉微弱而沃盛強晉人不克胥匡以生故欲叛而歸之聞其命而不敢以告者為之隱也為之隱者欲其事之必成也嗚呼人情至此亦甚可畏矣以此觀之人主有國家者苟不能及時修德強仁以庇其人民惟昏淫自肆徒以奄

奄之氣而欲繫將散之人心不亦危哉故叛晉者固國人之罪而不能強於自治以致國人之叛者晉侯亦不得辭其責矣此為君者之所宜鑒也

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臣若水通曰此詩頌高宗之德能畏民以受福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其心也君之所以畏民者亦以同此心也五子之歌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此
詩言上天監視於下非有耳目好惡也蓋以民心即
天心下民則甚可嚴畏也故高宗則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蓋以民雖至愚心與天通吾賞或僭是喜違於
民也吾刑或濫是怒違於民也吾怠遑自恣是欲違
於民也違民心者民心亦違之民心違之即天命違
之矣高宗畏民之心如此即所以畏天也故天命於
下國而大建其福天人交相與也高宗畏民而受福

如此則後之人主忽民自尊恣其喜怒妄行賞罰民將叛之而天禍至矣古之聖君不敢侮鰥寡虐無告豈非畏天命邪

春秋莊公八年秋師還

臣若水通曰甚哉莊公之棄其民也莊公八年春帥師以次即夏及齊以圍郕歷三時而秋始還焉夫民吾赤子也驅之於鋒刃之間固以置之死地矣又久之以困苦是自戕其赤子也可謂仁乎民固常懷懷

於有仁使三軍懷不仁之怨則赤子皆敵國也一念
向背之間爾可畏非民乎民可畏而不畏甚矣莊公
之不仁也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

臣若水通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
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穀梁子曰不雨者
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于民者也

夫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知天之天者昌不知天之天者亡僖公憂民之憂惟懼民之失其所天君不能以獨存也謂非有愛民之心者能之乎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溺於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臣若水通曰人與天對天則理人則欲也閉於人者閉塞於人欲也鄙心者鄙陋之心也雖閉而鄙然至愚而神也故可以誠敬感以血氣用事也故不可以

慢易治君慢而縱欲而無敬愛之心斯亂亡繼之矣
故曰易以溺人也夫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
亦能溺舟故水可畏也民尤可畏也古之君子所以
顧畏於民蚩者其以茲哉

緇衣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
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若水通曰宇宙一氣也君民一體也故君為心民

為體心與體一也心莊以肅則容體舒且敬矣不容
間也故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君之所好民必從焉心
之全非自全也體全故也心之傷非自傷也體傷故
也君之存亡以民心之存亡也一體而已矣知其體
一所以仁也仁則民安而君安矣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臣若水通曰夫敬德之聚也敬則合內外該心事通

衆寡物我兩盡者也言約而義博齊家治國平天下
盡之矣故安人安百姓不越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盡之爾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亦有得於此
乎此有人民百姓之寄者之所當知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若水通曰恒人之情莫不以君為貴民為輕也殊
不知社稷所以為民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有民也
故無民斯無君矣無君斯無社稷矣戰國之君率禽

獸而食人肉至於爭城爭地則糜爛其民而不恤焉
非惟有害於同體之仁其於固本寧邦之計亦踈矣
孟子之言雖為當時發實為萬世居民社之寄者告
也

格物通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畏民下

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
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臣若水通曰遷都大事也在書稽諸人神至再至三而後舉孟子亦以太王之去岐為不得已蓋民不可以輕動邾文公之遷繹雖未知其得已與否觀其稽諸人神者始欲以民之利為利終欲以民之命為命其利其命無非為民其仁也夫彼徒犬羊其民者烏足以語此

國語周語召公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

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臣若水通曰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猶口之宣人心而言善敗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善謂民所善者敗謂民所惡者阜厚也與語辭能幾何言不久也夫人君考德必聽於民故百工陳諫庶人傳語嘗使之宣其情而勿壅也厲王乃使衛

巫以監謗是壅民之口民將叛之亡無幾矣為人君居民之上者慎勿壅其口以自潰也

周語內史過曰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

臣若水通曰內史周大夫過其名用用其財力也人君臣妄兆民貢賦萬國以勢視之何者非其所當用財者民之心也失其民則失其心矣而欲用其財可得乎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是故慈保惠懷薄

歛輕徭親民之謂也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雖欲利將焉利哉內史過謂求用先於親民此真君天下者所當法

周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臣若水通曰回邪也加猶上也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蔭也謂先安民然後自蔭也長利長有福利也

夫人君居九重之上故常有輕視下民之心則凡縱欲以害民者無不至矣惟聖人之心能畏於民崑而不敢忽故有不可上不可加之心則知所以畏矣傳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有天下者可不懼乎

漢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待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

之急亦已甚矣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君者體上天子惠之意而致之民者也則夫惠鮮子育如父母之愛子不傷其力則民心可得而天意亦可副矣苟以徵發而傷民之力棄民之命其不逆天矣乎噫魯恭之言其可謂知重民者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

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者食民之力民者賴君之治君而非民民而非君皆不能獨生是上下相須以為命者也然民徒知畏君之勢而君不知畏民之勢此所以以私滅公民心不服而危亡至矣高祖之言真可為萬世人君之戒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八月魏徵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

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故保天祿在於裕民裕民在於敬修可願可願者善也天理也人君不修其善端則天理日滅縱欲日甚民生日困飢寒日迫愁怨日生其相去而為盜也必

矣君位其可保乎魏徵謂修於可修之時是矣獨未聞其引君當道志於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爾為人君者尚當正其本焉

後梁均王龍德二年十二月晉王李存勗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

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臣若水通曰孟軻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財者民之心晉王方謀攻取乃急於征稅而不愛百姓是欲用民力而先傷民心也倒戈之禍皆鹿臺鉅橋傷心之民為之也可不畏哉後之為君者宜鑒季良之言

賈誼新書曰君子之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

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臣若水通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公是公非其可畏哉是故君子之澤沒世不忘何其長也小人之禍時日曷喪何其速也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吁抑孰知惟日不足者乃自促其禍也邪

劉向說苑曰武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

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
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
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
若何其無懼也

臣若水通曰民心之向背善惡而已矣所謂善者敬
忠信而已矣所以行敬忠信者臨深履薄之心而已
矣書曰兢兢業業其謂是乎人君恒存兢兢業業之心則
能敬忠信于天下之民而民歸之矣否則民將不肯

而為仇乎宜武王聞之而發懼哉之嘆也歟

韓愈曰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臣若水通曰民之為盜非天性然也飢寒迫之也民之飢寒非自致然也賦歛剥之也傳曰文王視民如傷夫如傷者如傷已也書曰惻隱乃身使為人上者視民之饑寒如疾痛之在身視民之傷如傷已焉則必不至於暴歛以自傷痛矣夫痛癢不相關謂之不

仁也是故惟仁君然後能畏民矣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臣若水通曰君道以堯舜為至治道以唐虞為至仁宗立碎通天犀以療民疫此即宣王不忍鰥鰥之心足以王矣使當時有能將順其美推召災之由而反求致中和之道則堯舜可為矣況天下之疫或有如

京師而通天犀亦不能盡天下之藥劑也邪遂使帝
心以此為至左右以此為難仁宗之不得為堯舜者
其無格心之臣矣

宋儒程顥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
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
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
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
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

錯誤之有

臣若水通日記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子之愛天性也誠心而愛敬之則志意嗜欲未有不得者也若夫喜怒之私先橫於胸中則刑及無辜而爵及惡德者將無所不至矣豈直錯撻人而已哉此忽民而不知愛敬者之咎也

程顥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臣若水通曰視民如傷此文王之所以聖也如傷者如傷已也夫視民之傷如傷已焉一體之仁也仁之至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語曰不仁便是死漢不知痛癢痛癢相關此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為人君欲師文王者當因程顥之言以求惠鮮之仁則仁不可勝用矣

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云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歛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並寡司

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困極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忍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寔係於此

臣若水通曰記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民猶水也水能載物亦能溺物故君之防民如防水也防之於未潰也易防之於既潰也難語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其防民之至也夫

張栻經筵講畢復進有云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蓋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為之主人主不以此為職分以何為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

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

臣若水通曰物我一體天之道也故其感應也如響君之於民也其心聚則民心亦聚其心散則民心亦散所謂至愚而神者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有父母之心則無念而不在民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民焉有不父母其君者乎是故得為元后者得父母之道也得父母之道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

也得民心者得吾之心也為大君者可不念乎

國朝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
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
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之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
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撫寢薄所以然者
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惟
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

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臣若水通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民以為讐則
后非其后矣故得乎丘民為天子失乎丘民為匹夫
民不亦可重乎不亦可畏乎書曰弗畏入畏故在於
人君一念之微爾君心知畏仁以撫之則戴之為君
君心弗畏不仁以虐之則叛而為讐自古之治亂興
亡未有不在是也皇祖諭宋訥及此真知君民一體
而得興邦致治之本為萬世之所當法也歟

洪武十八年七月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比歲豐登民皆安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徒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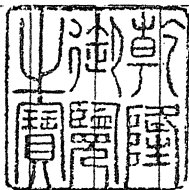
臣若水通曰傳云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皇祖心常在民每問安否可謂竭仁心矣猶欲施於綱紀法度之間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乎惜乎當時侍臣不能將順其美而徒以諛言進也聖明統理民物尚當以聖祖之心為心

永樂元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

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
朕惟遵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
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臣若水通曰君民一體民安則君安民危則君危其
相關有如此者後世昏主以秦越視之不亦異乎此
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我太宗皇帝方歲云暮念
及軍民安否而不敢以太平自居所謂視民如傷者
邪其仁天下之心何其至哉聖子神孫萬代當鑒也

書曰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惟聖明留神焉



格物通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黃璋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
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
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之理也學者讀是編焉
而感通吾心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
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盡之矣

正心上

易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臣若水通曰咸也者感也咸卦取象諸身人之於身也無不兼知則亦無不兼感也九四心也心也者無感不通者也以陽明居正故為貞吉貞者心之本體天理也感通之道也以貞而感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公而溥也無有不感則無有不應吉而悔亡也悔生於私心體虛明憧憧則私矣物累

而不化將迎而無窮也感之私而應之者亦私朋比之從也故繫辭傳曰天下何思何慮思慮者憧憧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貫之道也貞也貞則感而遂通矣憧憧者心之不正也

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臣若水通曰同人者同於人也同於人故能通其志上乾下離故有文明剛健之象五二皆居中位正故

有中正而應君子正道之象夫文明者虛靈也剛健者直方也中正者不偏倚也同德而應信也是虛靈方直而不偏心之本體所謂天理是心也人人之所同有也心同則志同而無不感通矣蓋君子之心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故視千萬人之心猶已之心也以一己之心推之千萬人無間也所謂同人于野是也人皆有之特君子不失其正耳

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不正宜有悔以上近剛明而下皆順從故悔亡然其離體高明以照羣陰故能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無不利也夫患得患失者陰邪之人也私小也非公正之心也若夫君子之心廣大而高明則失得非所恤矣以天德而行王道如天之覆也地之載也功深而恩不露澤溥而民不知吉無不利也非聖人之心廓然太公者烏足以語此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有損之象也君子體此必損其身心之所當損者忿與慾是也忿慾之害心也大矣必損之而後可以合道故武王曰危於忿懣失道於嗜慾也夫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人欲不消則天理不長懲之窒之則心之本體復而天理全矣懲與窒非強制也如塞水者窒其源也常存此心體認天理有見則私意退聽矣不然愈懲而愈奮愈

窒而愈生其能免於私欲之害者幾希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臣若水通曰艮止也背者一身之止者也艮之止者必如背之止斯為止之至也夫性之至善無間動靜然人心於止之時則皆至善天理斯存動而有不善而天理滅矣故君子之學動靜皆定所謂艮其背則止其止矣然必內外兩忘人已不見然後能止故不獲其身內忘已也不見其人外忘人也內外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夫然後能止雖然不獲其身必獲其理也不見其人必見其理也記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天理純全何咎之有正心之功此其至矣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臣若水通曰艮為山重艮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君子觀此求艮止之道不越於思焉而已爾思無邪而後能止出位之思邪思即不止矣位者所處之時之地之事也所思或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事是出位

也或滯於時滯於地滯於事亦出位也必無在而無不在勿助勿忘然後能中思是之謂思不出位夫思者心之本體也思不出位則吾心之本體正而天理見矣夫思者聖功之本也可不慎乎

中孚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臣若水通曰天者天命賦予之本然中正而信也人之心不中則不正不正則不信皆違天也是故至中而信則天理流行故利而貞正則人道盡矣盡人道

以復乎天道者也故曰應天所謂全而歸之也非益之也不然天予之而我喪之豈應天乎此心學之大端也

書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傳授大禹以心學也心者人之精神虛靈知覺者也頃刻之間於軀殼上起念血氣用事即謂之人心頃刻之間於義理上起念德性

用事即謂之道心故程顥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是也危者危言危行之危言大也微猶滅也惟危惟微二句相因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故人心日以長大則道心日以微滅精以察見此理即學問思辨之事屬知一以存養此理即篤行之事屬行知行並進即執中之功夫中即此天理是也天理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謂之中允信也執謂有之於己之意信有諸己則與中道而一矣

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傳舜只曰允執厥中
知行混合體用一原以聖授聖故不待言功夫也至
是舜傳禹始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說則又推執
中之功夫言之此萬世心學之源於人君聖學最為
切要自後言建中建極言博約一貫言止至善格物
言學問思辨篤行言集義養氣言誠言敬皆本於此
舍此則人欲橫流天理滅絕雖有天下不能以平治
矣惟聖明留意焉

商書盤庚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遷都告羣臣之言猷謀也黜去也無與毋同言汝羣臣各謀去汝之私心也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傲上從已皆源於私心之發故私心亡則心正矣心正則自無傲上從康之事矣此正心處事之要為人上者不可不知乎

周書蔡仲之命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告蔡仲之言也率循也無毋同
詳審也中者吾心本體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也舊章
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
作聰明聽側言皆由心之不中不正心既中正則自
無作聰明偏視聽之事遠則舊章近則吾身可以無
紛更冒亂之患矣為人上者可不正心以為萬事之
本乎

周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持恭儉而處富貴之言也逸安也休閒靜也德者所得之理心之中正者也作德則心中自然無所矯戾故內省不疚不憂不懼心常安逸而休休無入而不自得矣若有所矯飾而為內無恭儉之心而外為恭儉之事是謂作偽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然有諸中形諸外自不覺真情之發見矣故曰日拙然則作德作偽在人所自作爾此君子正心之學必貴於謹獨也歟

詩曹風鴈鳩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臣若水通曰詩美君子用心純固而內外合一也言
淑人君子其見於動作威儀之間者既一而有常度
矣其儀一則知其心純全專一而如結矣蓋和順積
中而英華發外自有不可揜者矣夫心無內外者也
故離內以言心不知心者也離外以言心亦不知心
者也惟知合一之道則何心非事何事非心何內非
外何外非內周敦頤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顥曰

無內外無將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之本體也故
外則儀一內則心結由中達外其本然者不得而不
一也然則君子事內乎事外乎養其中以達諸外內
外合一吾心正矣心正而中立焉中立而和生焉是
謂大本達道心事一貫聖學之體用備矣

小雅小弁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
子秉心維其忍之

臣若水通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其生生者以為

心不忍之心人孰無之故人於被逐投人之兔猶或
哀而脫之於死而暴露之骸猶或哀而掩之皆不忍
之心發於自然者不容已爾幽王何獨無是心乎乃
信讒而逐其子投兔死人之不若矣夫父子之愛天
性也人之心也幽王於是乎無人心矣心非初無也
良由蔽於褒姒之譖有天下者秉其不忍之心而擴
充之雖斬一木殺一獸非其時不忍也況於人乎况
於親乎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亦惟察識而擴充之爾

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訛變化之意宋儒朱熹云家父
自言作為此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
慮以畜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以君心者用人行政
之本而萬邦休戚之所關也故正心變而邪焉則蔽
蔽則正人遠奸邪東國而萬邦蒙其禍矣邪心變而

正焉則明明則邪人遠正直東國而萬邦蒙其福矣
故喪亂弘多瘁勞百姓人皆知尹氏之禍然豈知王
心之蔽為之乎家父訛心之說其殆知大人格心之
學乎惜乎其格之不豫司馬光所謂治之於著用力
多而功寡矣臣竊願於聖敬方躋之時益進夫誠意
正心之學庶聖心益正而聖德益明則正士滿朝奸
邪遠迹善政協於萬邦社稷生靈之福也天下幸甚
大雅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臣若水通曰畔援言叛此而攀彼無畔援則心中正而不私也歆羨欣欲愛慕無歆羨則剛直而不流也文王無是二者故心極其正而深造乎道也夫人心至虛本無一物本體中正何嘗有所謂畔援歆羨哉有所畔援歆羨者皆心與於物者也心與於物則滯於物而非本體矣文王之心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生殺與奪一隨物付之而已初何有與於物哉無與於物故無畔援無歆羨所謂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情而無情心之本體正矣
本體正則天理盡矣天理者道之極也故曰誕先登
于岸雖然豈惟文王然哉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人主
苟能正心乾乾不息廓而清之神而明之使一心之
中廣大高明一物無所與焉大公順應是亦文王而
已矣

春秋隱公元年

臣若水通曰此魯惠既沒隱公嗣位之始年也春秋

謂一為元者何宋儒胡安國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所以明君用也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者天地之用也人得是元以生仁也者心之生理渾然萬物一體者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而勿忘勿助正心體元者所以為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本正則乾坤合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春秋紀元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歟

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天王使來求車譏侈心失王度也夫遣使需索之謂求命車命服天子所以錫於臣下也桓王天下之共主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所以然者以侈心一動莫為防制顛倒迷惑冠屨為之倒置而王室衰亂莫能救也然則心之正不正豈小故哉

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臣若水通曰春秋齊人執詹者何惡齊也桓為霸主

宜正己以格物尊君以率下而乃以鄭不朝已擅執其執政可謂正己以尊君乎其何以格物而率下也宜乎春秋責備之也

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者何咎文公也王者莫大乎存心存心莫大乎公恕胡安國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晉文舉動煩擾憾衛侯之不禮拒之於欽孟之盟則陷於私鑿其

智而心不廣矣春秋責晉丈以見君人者當宅心以
廣大高明而不以私小也

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齊魯平莒郯何也譏也平者聖
人之所貴也何為而譏之非譏其平也譏其平之不
平也蓋無偏無黨王道之平平也以齊魯而平郯莒
講信修睦將利二國以不爭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

宣公偏繫於郟而失平怨之本爾夫郟莒微國不足以當天下之十一懷私以取平尚猶不可況天下乎故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矩者吾心之理也絜者推吾心以度天下也好善惡惡先正吾心之矩然後推之於天下而無弗同者矣故君子貴格物

禮記禮運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臣若水通曰宗祝在廟以贊禮也三公在朝以論道

也三老在學以示教也前設巫人以通鬼神也後設史官以紀言動也設卜筮以決吉凶也設瞽侑以宣歌樂也大而廟朝小而左右罔非正人所以養吾心之正也王中心夫何為哉守吾心之正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夫人心本正也而有不正者人為害之也得人以輔之而已無所為焉則心之本體正矣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

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若水通曰徵角陽也而右佩陰中陽也宮羽陰也
而左佩陽中陰也皆玉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
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采齊肆夏詩名歌之以節行
也規圓矩方也鸞在衡和在軾也人心之不正多引
於淫聲古之君子和鸞之設所以養於車也佩玉之

鳴所以養於行也是故右徵角左宮羽陰陽之交所以養中和之德也采齊肆夏規矩揖揚所以養之於行節也行中節也然後玉鏘鳴玉鏘鳴也然後非心滌非心之萌自外感內者也心之本體無不正也觸於外感乎內斯主之矣入者主之也非心體之本然也故人君之心在養正而已矣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

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臣若水通曰學之不明也久矣蓋由其不識心爾知
心之病斯能知心之本體矣故知多寡易止之失則
知不多不寡不易不止而心正矣是故有以用心於
博聞強識之支離者其失也多有以不用心而徑超
頓悟者其失也寡有以粗心於百姓日用其失也易
有以甘心於自暴自棄其失也止四失者過與不及
皆非吾心本體之正也是故古之教者觀病以知心

因心以救失惟以長養其善念爾蓋善也者吾心之
天理也學者苟知天理為本體而隨處體認焉則無
過不及勿忘勿助之間自有易簡之道而帝王心學
之傳在是矣謹以為聖明心學萬一之助

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
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臣若水通曰致者約而有諸已之意孟子曰樂之實

樂斯二者是也仁義之良心人所固有不待外求樂所以養吾心之中和内外合一者也朱熹曰子諒讀為慈良易直慈良之心仁也仁心生則樂矣樂有諸已則安矣安則不息矣不息則天在我矣天在我則妙萬物而神矣是故天則不言而民信也神則不怒而民威也信且威樂以治心之功用至矣

緇衣子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臣若水通曰心者合内外而一之者也故容貌身體

皆心也其心可不正乎

格物通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正心中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揭魯頌駉篇之指以示人也夫
思者心之神也心體何嘗不正思焉而幾動則善惡
分矣心之本體至正而善也私意萌焉則邪惡矣而
心中正之體無不在特蔽於私爾思無邪所以復心

之本體也人能隨處體認察見本體而涵養之則內欲不萌外誘不累而心思之神澄然無事是謂無邪也不能見理則私心邪念潛伏於中雖欲規規焉除之不免於滅東生西之患矣欲其無邪也得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也程顥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仁未嘗與心判為二物也蔽於邪私則心為人心而天理滅矣故違而二之顏子克

已故禮復禮復則天理流行與心為一故曰不違仁
三月言其久也久於仁也其餘日月至焉者蓋或一
月之內存乎仁或一日之內存乎仁不能如顏子之
久矣如謂必日月而後一至焉豈聖門之賢之學哉
先儒謂顏子有王佐之才觀其心不違仁是有天德
矣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此顏子所以為王佐乎伏
惟聖明取顏子之學以志仁為要尤博求天下學顏
子之學者以為輔則君臣咸有一德而王道成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臣若水通曰此聖門心學之要門人記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即予以四教之意也夫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如天地之至公有物則非本體矣張載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四者在人相為終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惟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無四者之病也然此不曰無而曰毋者蓋嘗以禁止學者之辭也學者誠能體認天理不以已與物克去四者

之私不為本體之累矣故程顥曰敬則無已可克始
須絕四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夫四者
既亡則天理自見是謂有事否則雖強無之且將失
於空虛流於異學而何可以入道哉此學者所當自
究竟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直指本心體用全具可謂深
切而著明矣不忍人之心即心之生理所謂仁也即
下惻隱之心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是四端之
發隨感而異見爾非謂原有四心也夫惟聖人有是
心則有是政者所謂體用一原也君子能知是心而
擴充之復其本心也衆人不能則此心雖發將隨發
隨泯自暴自棄者也雖然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是故帝堯之德光被四表後之人
主或以天下之大不能悅其親而遂肆欲以危宗廟
社稷是心充與不充之間其所係豈細故哉故人君
苟不失其本心之正斯不失天下之心而天下國家
可保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明君子所存之心示人以正心

之學也夫以仁禮存心非謂取諸外以存之也仁即是心之生理禮即是心之天理同是一理苟能體認此理而心存存即無一念而非仁禮矣此乃復吾心本體之正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心也得其心則得仁禮矣失其心則失仁禮矣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乃得人心之常爾豈別有異於人哉故君子之學在於體認天理而存隨感而見施之愛人則為仁施之敬人則為禮本立而道自生矣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臣若水通曰夜氣之說未之前聞也至孟子而始發之於此可以知理氣之合一矣夫仁義之心即吾心之生理所謂性也旦晝不害其性則夜氣益清夜氣既清則旦晝之理益明蓋性之存亡係乎氣之清濁氣得其中正即仁義之性也故曰合一奈何人之轉展相害使夜氣薄濁而仁義之良心亦亡要之良心之消長顧人所以養之者何如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心之不可以頃刻失其養也學者誠能隨時隨處察

識此心之本體而涵養之造次顛沛必於是旦晝常如夜氣之時則何往而非仁義哉李侗曰孟子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有志於學者所宜務焉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人心義人路孟子既重為不由不求者哀矣於此復致意於放心之求者何哉蓋萬事萬變皆本於心千聖千賢皆是心學欲求放心非強制

妄想能之也在於學問耳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中庸學問思辯篤行之事是也故學問之道不過只為此心求其放失者而已人纔學問則有以管攝此心發明此心不求而復矣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也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欲之攻尤易以放故尤當自力求之求之匪他惟學問體認天理存存於勿忘勿助之間心存則仁存仁存則義路以由矣存心也者其聖學之要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即天理也欲害之故失其本體爾莊周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夫欲去一分則理存一分欲去十分則理存十分而心之本體正矣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志於聖學者必自寡

欲以去其害心者然後可也

左傳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

臣若水通曰鄧曼知王心之盈蕩而歎王祿之盡是
矣特謂先君蕩之則非也王自蕩也人之一心至微
而見至隱而顯操舍之機在敬肆之間爾人心皆然

而況君心尤易肆者乎荆即楚尸陳了戰制楚兵陳
法用戰授師伐隨其心驕盈惟盈故蕩一念之微爾
鬼神得以窺之婦人女子得以知之徒以其身而與
國俱燼者不足惜也其為後世之永鑑亦至明矣故
為人君者當正此心以為天下萬事之本焉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
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窺大

者不擲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窅則不咸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臣若水通曰無射鍾名窅擲鍾之弊病也人之心無所不感也其可以一或不正乎景王之死心疾也心疾之死曷為於無射見之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無射之擲者心之感於音者乎是故即音以知其心即心以知其疾即疾以知

其不久也決矣人君知此蓋必正其心約其情使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亦至矣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祈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臣若水通曰哀樂情也情者心之發也敬也者其操之之要乎敬存則心存心存則情正情正則哀樂之

發各當其可初非有意為之也宋公之與昭子當宴而泣其得哀樂之正乎心有不存焉故爾宋儒朱熹曰凡人之病皆可治惟心病則難幸毋陷於心病使無下藥之理哉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辭而視正聽辭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聰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臣若水通曰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樞機發動

所由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習於和正則心可
正矣夫人心之神皆發於耳目故書曰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百度者心之謂也故耳和目正則心亦正而
常存矣夫然後思慮純固言順德昭而民心歸焉為
人君者可不慎耳目之好養其心以為化民之本乎
伏惟聖明留意焉

晉語竇犇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臣若水通曰竇犇晉大夫哀猶慮也登高也賄財也寵位也年壽也富貴與壽三者皆人之欲也然所欲有甚於此者有德有人令名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是其所哀者大矣為人上者德修則人歸名從而彼皆所性不存者矣簡子能信竇犇之言則哀樂得其正情不蕩而性不鑿矣乎

楚語觀射父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臣若水通曰觀射父楚大夫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則服正端冕夫純心者享神之本也故正端冕無苛慝純心之謂也語曰惟聖人為能享帝心之純也聖人純其心以承天之心故昭孝息民天神來格而錫福無彊也為天地民物之主者可不知所以養其心耶

唐太宗貞觀元年上謂太子少傅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

臣若水通曰夫人與物莫不有心觀物則知人矣弓工之言不為無見其殆輪扁之流乎唐太宗知愛弓而不知愛身知弓之木非其心而不自知其心之非正可謂自知自愛乎骨肉相殘閨門慚德非自其不正之心發之乎易曰正其本則萬事理工之言暗合此矣夫噫一弓之微而尚欲端本如此況人君居天

下之尊乎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使太宗
知愛身如愛弓則必於臣之進諫求正心之術矣而
乃不然一時諸臣又未有知正心之學者以將順其
美豈不為千載英君之一歎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上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
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謫諛或以奸詐或
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
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正心為本一心正則羣邪不入
矣人心危而道心微一有不正則亂亡相隨太宗蓋
知之矣雖然卒未聞其有大學正心之道治不三代
何足恠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
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
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

臣若水通曰古先哲王皆以正心為正萬事之要故心思之本體無邪也其有邪者欲誘之也仙道佛教皆其一二也其於身心國家何補哉李邕引思無邪之一言為戒良有以也可以為人君慕仙事佛者之鑒

唐憲宗元和三年嘗問裴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臣若水對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心克正則用人行政皆出於正而國豈有不治乎裴垍之言善矣惜乎未聞有正心之學足以格君也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臣若水通曰萬事萬變生於心心正則莫不正矣憲

宗聞公權正心之說而改容豈非惻隱之心所發乎
然而不能用之使啓心沃心以究正心之學擴充之
以保四海惜哉

賈誼曰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
金以象諸侯趨君令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伐之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物也無物故神好矜好高
心之蔽也矜高者勝心人思以勝心乘之矣勝心者
召敵之媒也語曰魚惡其網人惡其上勝心之召也

故君子先正其心使克伐不存則天下莫與爭功爭能矣

賈誼曰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

呂若水通曰率性之謂道勿忘勿助之謂敬是故敬立而道修矣道修而治成矣故心也者萬事萬化之大原乎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正月宋廣東京城宋主旣廣汴城

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一心之邪正不可掩也心正則天下皆知其正心邪則天下皆知其邪深宮獨處之地淵衷隱微之所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宋祖以重門端直軒豁比其心心有邪曲人皆見之庶乎能知正心者矣宜乎創業垂統遠過

漢唐也惜其正心之道知足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
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乎

宋哲宗元祐四年東平公呂公著卒公著自少講學即
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
事天蓋必知所有而後能養所有也史稱公著學以
治心養性為本蓋即孟子存心養性之意也獨不知

其於盡心知性知天者何如爾苟不知之則所存所
養者何事程頤云只被君家學佛公著父子多讀釋
氏書故其父子反以程頤兄弟為所見者淺近則史
所謂性者又未可知也故君子之學以盡心存心為
務以知性養性為要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
封魏國公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
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

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自歸敵讎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傳魏國
公宣撫江淮

臣若水通曰觀張浚之言似乎得心學之旨上可以
啓君心之明下足以救人心之溺者矣雖然知而不
行猶為不知知行並進而後心學可純也浚以吳玠
之故殺曲端則行浸潤之譖謂之不明詆李綱趙鼎

而不獲大用則以愛憎為用舍謂之不公不明生於不公不公由於不察見天理則亦何貴于心學之說也噫心學不純而欲格君心之非望之為堯舜者未之有也敢附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宋孝宗乾道三年以陳俊卿叅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河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

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
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
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
悅者特腐儒宿學爾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告之知其必敬
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
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人心一而已矣何則天一而
已矣故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一時之心即千萬

世之心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而一人一時之心或有所蔽故古之聖人必闢四門廣衆論合乎人心之正則天理之公在是矣正心之說首以為孝宗告此劉珙所以度越諸臣也歟

宋孝宗淳熙六年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

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

臣若水通曰人君心術之邪正係君子小人之親疎也小人疎君子親則養之以正君心自不能以不正矣君子疎小人親則養之以邪君心自不能以不正矣君心正則政莫不正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君心邪則政莫不邪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朱熹心術之論真人主之龜鑑也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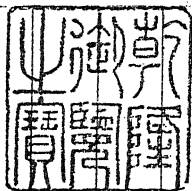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本在乎一人一人之本存乎一

心未有心不正而能治天下者也亦未有不加正心之功而能正其心者也故心正而六事舉矣唐虞三代之君正心以成治化有本者如是也使孝宗能用熹之言則宋之治未可量也一齊衆楚指為偽學豈不惜哉

宋光宗紹熙五年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也出於一今之才也出於二古
之所謂才合德而言之者也今之所謂才外德而言
之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心正則何事而不可為
也又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心苟不正則何事而可
為也羅點言人當論其心似矣其曰心苟不正才雖
過人不足取者是未知才德合一之道也夫小人無
才惟君子有之故能開物成務若夫小人之便捷智
不足以周身臣不謂之才也已



格物通卷十九